

文家老舍

袁兰雁 著



贵州出版集团
GUIZHOU PUBLISHING GROUP
贵州教育出版社

文家老人

袁兰雁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家老大/袁兰雁著. —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456—0392—7

I. ①文… II. ①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4747 号

文家老大

袁兰雁 著

责任编辑 钱大喜

封面题字 邓 健

封面设计 赵 怡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电话 0851—8654672 邮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7.5 印张 4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6—0392—7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瑞金中路 51 号瑞金商务大厦 4 楼 电话:6551599 邮编:550003

序

顾 久

袁兰雁先生是一个让我很有亲切感的人。

因为他的热心，每当省文史馆需要拍摄画作，供职于本馆的夫人邓固总会抓他的差，袁先生就忠实地带着心爱的相机来当志愿者，一脸的认真，一脸的忠厚。除此之外，我和袁先生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都就读于贵阳一中，都在1968年上山下乡，都当过工人，都干过热处理，最后还都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后来得知，袁先生历经曲折，壮年寻梦，痴迷写作。尽管至今只不过是贵阳日报传媒集团下属《商品评价》杂志社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却早在2000年就创作了有1500多行歌词的歌剧剧本《梁祝故事》。时至今日，重新阅读这部未曾面世的作品还能让他泪流满面。我想，一个能够感动自己的作品，大概也能够感动别人。当然，成果总是取决于你的勤奋程度。在袁先生不间断的创作过程中，成功也适时降落到了他的身边。先是黔剧《大学生村官》的成功，到杭州参加了“第三届全国南方片区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获得文化部奖项的同时还获得了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以及省政府文艺一等奖；紧跟着他创作的话剧《天地文通》更是获奖多多，出现了被媒体称为贵州戏剧沉寂多年后的“井喷”现象。而其时的袁先生，还不过是个“业余作者”！

写话剧《天地文通》时，时空皆有限，而其中人物命运、时代精神等等均有碍于篇幅而不能畅快表述，梗在袁先生心里不吐不快。于是，最终“吐”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文家老大》。

《文家老大》写的是商人，这是我们这个农业国度素来不太喜欢的一类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人对商人进行了种种诋毁。《管子》称商人必致舍本事末，田荒国贫；《吕氏春秋》说商人好智多诈，以是为非等等。建国后，国家基本上视商人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并加以改造，所以，中国的商人们大都有一段大同小不同的伤心故事。

改革开放其实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招商亲商，个体户们、商人们被抬举到了振兴中华的大平台上。《文家老大》的主人翁们才得以摆脱被丑化的历史，转而以正面人物形象走上社会的和文艺的舞台。

《文家老大》写的是历史人物，是长期被历史淡忘了的人物，幸得贵州的历史学家和文艺学家们披沙剖璞，才将“老大”这样的人物重新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所有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风情、掌故，包括正史、野史统统都摆在那儿的。如何将其串联成一个整体，编织出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其间还要让读者读起来有趣，愿意一页一页翻下去，的确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好的，这需要积淀。

袁先生为此是做足了功课的，他以地道的黔北方言，给我们娓娓地讲述了文氏一家三代人的生动故事。他凭借着自己对人生的体验，融入历史、风俗、人性，和着笑声、眼泪、关切；于是，文家人创业守业、爱恨情仇、衣食住行、音容笑貌等等，就引人入胜、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

写贵州故事，写大名鼎鼎的茅台酒，让今天的人们和外省的人们看看，“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和贵州人到底是怎么样子一种生存状态；看看诞生在赤水河边上的国酒茅台风雨荡涤的前世今生；顺便再看看发生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一些个大事件……

其实，这不仅表现出作者的能力，更表现出作者宝贵的人文精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和心得，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斯大林曾说：“悲剧的个体只属于舞台，战争中的个体只是数字。”在斯大林的心中，没有亲切可爱的“个人”，只有为达到政治和军事目标的宏大队伍中的某一份子。而德国诗人海涅则不这样想，海涅说：“一个人的命运难道不像一代人的命运一样珍贵吗？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他同生同死的完整世界，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这个世

界的历史。”在海涅的心中，哪怕是早已化为腐骨土灰的逝者，依然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我想，袁兰雁也有如同海涅那样的情怀吧！

因此，袁先生不光是一个让我感到亲切的人，还是一个让我感到敬佩的人。

是为序。

2013年5月1日

第

一

章

1

蔡好仁做梦也没有想到，蔡花蕾会爱上一个一文不名的穷酸书生，而且爱得那么死去活来，那么义无反顾。

蔡好仁够将就家里这位千金小姐的了。从小到大，百般呵护，再夸张点叫千般疼爱，干脆打个比方，说有一天蔡花蕾想要天上的星星，蔡好仁一定会让街对面木匠铺的王三锤连夜紧赶着做一架长梯子，完了找个稳当的地方架起来，然后亲自爬上去摘几颗品相好的星星下来，根本不考虑去天上的路途

有多远。没得办法，从小到大就这么惯侍。“惯侍”是我们这边的方言，就是娇惯、将就、宠着的意思。这在刀把镇是尽人皆知的。

刀把镇在遵义北边，是个旱码头。北上桐梓，东向绥阳，西去仁怀，南来北往的客都打这儿过。蔡好仁的爹就是看好了这块过客如流水一样的地盘，找亲戚朋友借钱开了一家早点铺子，专卖豆浆油条。

在刀把镇，卖豆浆油条的小铺子多的是，但是数蔡好仁的爹卖得最好。为什么呢？因为蔡好仁的爹脑筋好用，爱琢磨事。豆浆油条原本北方人的这种吃法，自从落到了蔡好仁的爹手里，就没断过花样翻新。他以本地民众的口味作为基础，先是弄了一种软软的薄饼，薄饼上面刷上甜咸适度的酱，将刚炸好的油条卷在薄饼里，这一口下去，咸香酥软，你想嘛，能不好吃吗？当其他店铺跟风一样也推出这样的



油条薄饼时，蔡好仁的爹又在酱的成分上面做起了文章。先是加了些红红的油辣椒；进而放上两根香葱；接着再来些切碎了的折耳根……哎哟！反正他就是想方设法让别人吃了一回想二回，吃了二回想三回，勾引别个。就这样，钱朝着热和的地方流，等到后来传到蔡好仁手上时，已经是一时半会想死都死不去的那种阵势了。

蔡好仁手艺不如他爹，但脑筋是一个模子拓过来的，好用。有点钱他就想着买房子买地，有了房子就开店。旅店、饭馆、大车店、澡堂子……凡是适合“码头”这样的地方特点的店他都开，时间一长便成了气候。等到蔡花蕾看上了读书人文理渊的这个年代，蔡好仁已经是刀把镇的首富了。那一年是1877年，光绪三年，蔡花蕾16岁。

蔡好仁一脸的痛心疾首，说姑娘哦！天底下的男娃娃多的是嘛，文理渊……他算是哪棵葱葱嘛？！

爹哟，我就说你没得读过书嘛，还不认账！哪里有把别个读书人比作葱葱的嘛？我晓得，你就是嫌别个没得钱，你有不就行了？一边有钱一边有文化，那就是天底下的绝配嘞！爹哟，别的不说，文理渊！单这个名字就好有味道哦！文章的文，道理的理，渊博的渊，文理渊！爹，你再听那些乡下娃儿，不是小腊狗就是小腊妹，认识字的顶多敢取叫冬瓜呀，麦苗呀，都是地里头那点东西。爹，你不是说就是天上的星星你都帮我摘么？未必……对，文理渊就是我要的星星！蔡花蕾一口气把这段话说完，脸上就多了些粉色，像是涂了一层胭脂，说明人家起了心。

蔡花蕾的尖嘴利舌随妈。蔡好仁一直就说，哎哟！我硬是脱不了你家两娘母的爪爪噢！

蔡花蕾的妈是被蔡好仁的爹相中的，当年一个风风火火，泼泼辣辣的乡下丫头，是蔡好仁的爹找来算命先生测了八字之后，当场就三下五除二地拍板下了聘礼。就因为人家姑娘是火命，而蔡好仁的命里面只有水。蔡好仁的爹相信天地世间一物降一物的说法，儿子轻飘飘的命相中有了这么一把火，大安。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蔡花蕾生下来刚满月，蔡好仁就出了事情。

那天，两个贼人偷到了蔡好仁的家，而且捡了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就是江湖上说的月黑风高。

蔡好仁的爹有一杆火铳，就是那种先装火药，再放些铁砂子，然后用一根铁钎子冲冲紧；屁股后头通火药的管道放上底火，拉起枪机……总之麻烦得很。那天夜晚，蔡好仁听见动静后就这么一通麻烦之后，端起了火铳，轻手轻脚地来到了贼人身后，火铳的铁管子抵在人家腰杆上。

“伙计！”蔡好仁一副瓮中捉鳖的腔调。

不想这一声“伙计”惊动了另外一个贼人，蔡好仁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个。于是，黑麻麻的院子里就起了动静，不一会儿就听见“砰”的一声响，紧接着就听见有人哎哟哎哟地喊。等家里人点亮了油灯出来时，只看见蔡好仁倒在血泊之中，两手捂住自己的下身，鸡娃子杀叫般喊成一片……

那时候乡下没有“手术”这一说，游走四方的郎中就用捣得稀洼洼的草药往蔡好仁的小二上一敷，再缠上些白布就算完了事，土手术。后来搞清楚了，蔡好仁的两个蛋子被打得稀烂，不幸中的万幸是小二还保留了排泄那一半用途。人家就问，那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嘛？火铳不是在你手里么？蔡好仁就叹气，说老子管他发生了什么，心烦！烦得很！

就因为这一出，蔡花蕾从今往后就成了老蔡家唯一的“血脉”。尽管“女血脉”一般都不能被认定为正宗血脉，只能是比较强。

那个年代，女的不行了男的还可以有诸多办法供参考，最不济，“典”个女人来家里生孩子也行。但是男的要是不行了，像蔡好仁，你就弄出多少花花肠子来也都只是个摆设，跟皇城里的太监出宫后弄出来的那些“摆设”一样。中国人最爱说无后为大，蔡好仁的爹一听这话就生闷气，说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儿子想出来的这么一条！如果他知道此话是被尊为“亚圣”的孟子说的，估计不会加上“龟儿子”几个字。既然断了念想，他老人家每天只能对天流泪，还不算太老就匆匆驾鹤西去，像是眼不见心不烦。

就因为这一出，蔡好仁对独生女儿的千般疼爱便就有了出处。那年月女娃儿是不能进学堂的，男女授受不亲哦。看着自己家这根独一无二的“女血脉”，蔡好仁思来想去，一跺脚，在刀把镇捐了一间学堂，为的就是要让蔡花蕾今后能读书。十岁那年，蔡好仁把女儿送进



了学堂。那是1871年的事情，比1897年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在两江兴办女子学堂还早二十六年。也是得益于天高皇帝远，刀把镇这边的事情一般很不容易传到北京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很多事情都是地方上的大户说了算。况且人家蔡好仁家情况也的确特殊一点。后来，蔡花蕾不但进了刀把镇的学堂，最后还进了贵阳的高等学堂。

蔡好仁的这一步棋，长大成人后的蔡花蕾感激有加。

2

文理渊正是刀把镇上蔡好仁捐的学堂的先生，教书匠。老家安徽，是在一个灾荒年来的贵州，走到刀把镇时正赶上原先的教书匠受人之请去了遵义，学堂管事的听说街上有个衣衫邋遢的家伙竟读过诗经，喊来一试，果然“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地念得有滋有味的，便立马顶上了这个缺。

凭着老蔡家在镇上的实力，平日里做些捐资办学之类的善事是必须的；更何况蔡花蕾就是这间学堂出来的，因此老蔡给予这间学堂的善款就格外地多。时间一长，镇上就成立了个什么什么会，专门负责捐资办学，蔡好仁自然而然就被加冕了一个理事长之类，总之就是拿大头的钱。所以，教书先生的一去一来，作为“理事长”理当是要有个态度的，点头或者摇头。正好蔡花蕾又在省里读完了高等学堂归来，平日里一个人也闷，听说学堂来了个新人，没事都会赶过去一探究竟，何况蔡好仁差人将她找来说：“我忙呢，你代表爹过去看看，哈？”

蔡花蕾第一眼看到文理渊时，心里就一咯噔。

这个时候的文理渊当然已经是焕然一新了。本来就长得雪白干净的一个小伙子，手里拿本书，用他家乡那种温暖人心的口音，抑扬顿挫地读着由孔圣人编撰的诗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当文理渊眼角的余光依稀看见窗外有个人影时，扭头定目一看是个姑娘，便谦谦一躬身，算是致礼。搞得人家蔡花蕾心里头又一咯噔。

就凭这两咯噔，当学堂管事的来老蔡家征求意见时，蔡好仁就看蔡花蕾，蔡花蕾只管点头，蔡好仁当然就跟着点了头。

自打这一天起，学堂就成了蔡花蕾家的“菜园门”，随进随出不说，还隔三岔五地带些好吃的东西来。你想嘛，她爹是刀把镇上八成大厨的老板，那还不尽捡些好东西来？

文理渊说：“哎呀，真是对不住！不好再这样啦！”

蔡花蕾说：“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我还特意叮嘱他们少放辣椒呢。”

文理渊说：“不是……只是……我是说……你坐……”

蔡花蕾一屁股坐在先生批改作业的椅子上，翻看着面前摊开的《诗经》。就算人家文理渊不说这一句“你坐”，她也不会不坐。这下好，你情我愿。

蔡花蕾风情万种，说：“好吃吗？”

文理渊顿时乱了方寸：“好……啊？我……还没吃呢。”

蔡花蕾就笑，笑得一片灿烂。

文理渊也笑了。

笑就是一种调和剂，它会把人与人之间释放出来的情愫揉碎了混合在一起，然后再将这些混合了的情愫悄没声息地、平均地还给参加在这些笑声里的每个人；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作用，就是人会因此松弛下来，进而，还会将原先锁死了的门慢慢打开；门一开，该进来的东西就会进来，该出去的东西就会出去。同性之间都会有这种效果，换成异性，这个过程会更快些。

文理渊就是在这样的、无数次的笑声里打开了心门，当然喽，别个蔡花蕾的“门”本来就在那儿一直敞着。

所以，蔡好仁对于这个轻不得重不得的闺女原本就没有什么好办法。辗转反侧了好几个晚上，前因后果地梳理了几十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穷小子也行，但是……必须——入赘！

3

文理渊老家在安徽滁州，离著名的琅琊山不远。祖上多是读书人，只是仕途不畅，为官的不多。最大要算他爷爷，做到一个县的盐运司知事，从八品。七品都叫芝麻官，这种比七品还矮三等的官，你



要找一个形容他小的词汇都难。就这种微小仕途他文家也只摊上过这么一回，到了他爹这儿，又做回了百姓。

人不如意时，每每怨天尤人。文理渊他爹就是这样，特别是喝了酒，趁着酒劲抻着胆子，该说不该说的话就都说，而且哪句动静不大不说哪句，说的时候神情还很威猛，眼睛红红的，一副天底下只有人怕我没有我怕人的劲头。结果就出了马粪。等到官府来拿人了，才知道那天自己稀里糊涂就说了句对万岁爷不恭的话，而且好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作了旁证，你是老盐运司知事的儿子也没用。押进大牢的第三天就悬了梁，读书人丢不起这个人哪！人死了事情更大了，说是居然敢和皇上横，对着干！那就更是扎扎实实的死罪嘞。这下好，多的事情都出来了。

那时候兴连坐，罪名大的灭九族。

消息传来，儿子孙子们赶紧逃吧，而且是分散逃，怕被人撵上了端一锅呀。文理渊便只身朝南边去，好好一个家，说话之间就这样散了。后来听说搞清楚了，就是多喝了几盅，不到灭门的罪过。但一家人已经各奔西东，连消息都不知道该往哪儿送。

文理渊一路走来经过一个旱灾区，便将自己的身世隐藏了起来，称自己是逃荒的。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文理渊总是想起小时候跟着祖父游琅琊山，流连于醉翁亭前，自己为祖父诵读《醉翁亭记》的情景。读着读着，也不知道哪儿刮来的一阵风，竟将自己掀到了万丈悬崖之下。惊得一身冷汗，翻身坐起时头又撞着了岩洞的石壁，血流了下来，跟脸上的泪水汇成了一路……

要不是蔡花蕾一而再再而三的笑声，文理渊几乎已经忘记了笑是怎么一种表情了。

在文理渊心底，入赘？那断然是嗤之以鼻的，开什么玩笑！！后面两个惊叹号。可是眼下，他只是默默地看着蔡花蕾。眼前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孩那一脸灿烂的笑，分明就是他命里的女菩萨，是上天派来救人于苦难的观音大士，是……文理渊不想再找更多的理由了，他轻声嘟囔了一句：“女菩萨！”

蔡花蕾说：“什么？”

文理渊说：“我……答应你！”

蔡花蕾一脸惊奇：“就……这就……其实我爹……”

文理渊拦住蔡花蕾：“你爹能够收留我，其实……是我的福分。”

蔡花蕾最服这样的软和话，你要是红眉毛绿眼睛地跟她来，她的眼睛比你红。这就是缘分。说缘分不用找，是时候它自然就到。说的就是蔡花蕾和文理渊。

蔡好仁很受用，想想自己已经残缺的人生终究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圆满，这也是前世修来的哦。怀着一片虔诚和感激，蔡好仁和蔡花蕾的妈专门去了一趟贵阳，到黔灵山上的弘福寺去捐了一个山门。而对所有的人都是说去买东西。

“迎娶”的日子定在丁丑年的正月二十一，这一天“惊蛰”，九九的第三天。

二十的上午，蔡好仁领着一对新人上了山，到蔡好仁的爹的坟头上又烧香又磕头的。蔡花蕾和文理渊双双跪在一大块白棉石雕刻的墓碑前，蔡好仁神情凝重地站在墓碑与新人之间，两手抄在衣襟前，口中念念有词。旁人听不清他念的什么，总归是沟通阴阳，祈福平安之类。

蔡花蕾耐着性子听着；而文理渊则是真心实意地在祈祷，显得相当虔诚。蔡好仁看在眼里，等念叨完通常的内容之后，用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声音追加了一句，说：“爹，好歹我给你带来半个儿子，也算是尽了孝道喽！”

二十一这天，酒席摆了大半条街，是人是鬼都来吃。刀把镇以及刀把镇周边的人就像过大年一样，因为蔡好仁放了话：“管够！”

人们拖家携口，奔走相告。当然嘛，刀把镇大多数人家就算是过大年，也都是自己胡乱凑合一点荤腥打发孩子，哪里敢跟人家大厨的手艺叫劲？再掐指算算，刀把镇就这么一个首富，首富膝下就这么一个女儿，完喽，今生今世就这么一顿饭，不吃白不吃。因此，光绪三年农历正月二十一这天，刀把镇的人不分男女，吃隔食的不在少数。几天下来，恶臭的膈和屁走到哪里都能闻到。

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蔡花蕾的肚子渐渐地大得必须穿着专门定制的衣服裤子时，已经到了打谷子的季节。

数蔡好仁急。

他不知道女儿肚子里到底是瓜是豆，一天要过问好几回，如果依着老婆当年生蔡花蕾时酸儿辣女的经验，现在蔡花蕾喜欢吃辣，于是他更急。四处打听下来，说还有就是看双身婆肚皮和屁股的形状，也能大概断出个一二三来。这件事蔡好仁不好意思亲自去断啊，就紧催紧赶地让老婆去探了一回虚实，结果没有参照物。谁也不知道“瓜”该是什么样的屁股，“豆”又该是什么样的肚皮。

蔡花蕾火了，吼道：“不要瞎想了，爹！生下来是个姑娘我把她掐死！”

蔡好仁转身便走，一句话没敢说。

真的是！只要娃儿生下来壮实，瓜豆有哪样嘛？！那当年你咋个不把我掐死呢？！蔡花蕾越想越气。

文理渊马上说：“别生气别生气！爹也是心切了些，瓜豆都是他的嫡亲，他都会喜欢。就像你，从小到大都是他心尖尖上的宝，啊？”

蔡花蕾说：“没完没了的，烦！搞得肚皮里面的人都生气哟！”

文理渊急忙趴在蔡花蕾的肚子上听，说：“没有没有，睡觉呢。”

蔡花蕾说：“哎，名字取好了没有？我看你这几天写了不少。”

文理渊说：“瓜豆都还不知道呢，我只是先顺个思路。等有了结果，还是要请爹给说一个的好。”

蔡花蕾说：“不不不！那肯定不是小腊狗就是小腊妹，这要叫一辈子嘞！别个花银子请先生取名字，先生自家的娃儿反倒要找别个，不行！”

文理渊说：“好好好，我亲自来，行了吧？”

蔡花蕾笑了，说：“那你让我喝一小口！”

文理渊脸一沉，说：“不行！说好了生了孩子，坐完月子嘛！”

蔡花蕾也沉着脸：“我要是偷偷喝了你也不晓得！”

蔡花蕾好酒，这个根子在蔡好仁那儿。蔡好仁酒量不大，但每顿饭都要晕上两口，从第一口脸就开始红，脸一红就感觉周身都安逸。蔡花蕾一两岁时，蔡好仁喝到安逸的时候就会用筷子蘸上些小酒往娃儿嘴里塞。也怪，除了最开始的几次表现出不适之外，这个娃儿后来的表现是蔡好仁始料未及的，都后悔当初不该给她酒吃。小花蕾先是不反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还开始喜欢上了；到了出嫁前，每天晚饭时，他们家都要准备两个酒盅，爹和姑娘一人一个。蔡花蕾说其实不是非得喝多少，只是一定要闻闻酒香。蔡好仁就说：“扯！”蔡好仁知道女儿跟自己一样，喝酒之后那种晕乎乎的感觉真是一种享受。人们之所以把酒色两个字绑在一起用，其实也是对这两个字所各自代表的那种晕乎乎状态的一种推崇。

管他的，反正都说我们家是首富，喝！蔡好仁想。

后来和文理渊发展到亲嘴时，好几次人家都问是不是喝酒了。蔡花蕾就问怎么啦，文理渊就说不雅。这当然比爹妈的捶胸顿足管用得多，蔡花蕾便起了心思，暗地里掐自己的嘴，决心不再喝了，至少亲嘴之前三四个时辰。而亲嘴大多都是在有风有月亮的晚上，所以，夜晚饭桌上的酒盅也不知道啥时候起就剩下一只了，只是在没有“活动”的时间段上又弄上两口。自从一个人的日子演变成了两个人的日子，而且慢慢还会变成三个，或许四个，五个，六个……谁知道呢？况且人家文理渊说得也在理，所以，现在蔡花蕾感觉有想法时，总是先问问丈夫。

文理渊语调相当柔和，说：“道理其实你都懂，我反反复复讲反而伤感情，你说呢？”

蔡花蕾就叹口气，说：“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看来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得哈？”

文理渊起身说：“那我去帮你倒酒。”

蔡花蕾忙拦住，说：“哎哎哎！人家只是说个笑。”

文理渊就说：“我也是。”

这就是蔡花蕾喜欢文理渊的地方，顺着你走，但又把持着原则。就是这样的德性，让遵义县令赵太爷对这个乡下的教书先生也高看着一眼。

文理渊是个热心肠，爱帮忙。平日乡间邻里有个大物小事，断个公道找个曲直都爱来找他；哪家要写个什么书函信札自然也都来找先生。事情始于刀把镇王家和刘家的土地纠纷，扯来扯去的一直闹到了赵太爷那里，刘家的状纸便是请文理渊执的笔。赵太爷一读，咤，非但文笔好，还在后边加了个注，说明两家人平日里的关系还算通顺融洽，只要中间有人勾兑，出不了大乱。赵太爷有心一试，果然爽，两家人冰释前嫌，握手言欢。一方平安本来就是县太爷的福，一高兴，说：“有请刀把镇文理渊。”还特地叮嘱传话的衙役要得体。

再得体的衙役那也是衙役，眼睛看人的时候一定带着“官家”的轻蔑。老蔡家的人当然也看见了这样的目光。衙役也讨厌，不跟人家说是什么事，只说是县太爷有请。蔡家按照习惯思维不知道自己家的谁犯了那出，不知道人家葫芦里装的什么，心里就不免打鼓。而且数文理渊最甚，因为老家出事的那一幕幕依旧历历在目，有案底。这一路上那叫走也不是停也不是，十五个水桶七个上来八个下去，忐忑。

一直到文理渊高高兴兴地从遵义回到刀把镇，蔡花蕾悬着的心才落回原处。

“人家赵太爷是请我去喝酒，说话，算是交下了一个朋友！”文理渊说。

蔡好仁说：“算是？他咋个就想起来哦？”

文理渊说：“赵太爷是看了我给刘家写的状纸，就一心要交我这个朋友。”

蔡好仁说：“哦，状纸还有这样大的作用呵？”

蔡花蕾就急，说：“哎哟爹，是你家姑爷的……文笔，是才华，晓得不？跟状纸哪样关系嘛！”

蔡好仁就骂：“那狗日两个衙役干什么那种眼神看人嘞？狗眼！”

还不要说，文理渊自从入赘蔡家，方方面面渐渐就都顺畅起来，原先的晦气远远地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人时想想，一个异乡客没打没拼的就顺风顺水，真是托着人家蔡花蕾的福，要不是她，哪里来的今天嘛？就像是扯起了顺风的帆，有时候你想收都收不住。

光绪2年（1876年）的10月，曾经在山东任巡抚时杀了当朝太后身边的红人安德海的那个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第二年的4月间来

贵州巡视时路过遵义，遵义县令赵太爷当尽地主之谊。席间丁宝桢提起一件事，说随行的陈姓师爷染疾不治，病故于路途。帐下诸多事务失调，急需补缺。

丁宝桢说：“还望赵大人举荐贤能，丁某一定唯才而用。”

赵太爷第一个就想到了文理渊，说：“巧得很，乡间就有文姓教书先生，名理渊者，为人得体，文章上乘。下官与文先生有过往来，实为可用之材也。”

丁宝桢大喜，说：“果真如此，赵大人这就解了老夫之燃眉了！”

当天夜晚，文理渊便乘着县太爷的官轿出了刀把镇。

马上就有不探明究竟晚上睡不踏实的人过来打听，说那乘官轿好像在遵义城里头见过嘞！

蔡好仁说：“好像？那就是县太爷他老人家的官轿！是县太爷请我们家姑爷去夜商要事，嘿嘿嘿嘿！”

来的人不止一个，就听见一片“啧啧”声，搞得蔡好仁比自己赚了银子还安逸。后来大家才弄清楚，还不仅仅是商量事情。一夜之间，老蔡家的上门女婿文理渊，竟成了赫赫有名的丁宝桢丁大帅的幕僚。

幕僚是什么？那就是丁大帅的左右，鞍前马后，出谋划策，呃，再说得明白一点，就像太后老佛爷身边的公公——安德海。

放你妈的狗臭屁哟！蔡好仁打断说话的人，说：“天底下好人多的是，打比方你也要找个好人嘛！公公？真的是……妈嘞哟！”

说话的人大概一时话说急了，忘记了老蔡的身体状况，估计不是故意。

5

丁大帅在贵州巡视了一圈，回程又过遵义时，特准文理渊回了一趟刀把镇。你别看文理渊只是个幕僚，没品没衔的，刀把镇可是把他当做比赵太爷还牛逼的官员来接待的。当然，接待所需银两还归自家老丈人那里出。

老蔡家屋里屋外地摆了七八桌，从仁怀拉来的坛子酒搬了一坛又一坛。